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紀遼海運米五議

一疏海口以避風濤海颶掀天運艘必須收套
奈海口一帶礁石頗多獨娘娘宮以東小聖廟
以西有一套可以泊船二三百號離倉一箭而
近但前有淤沙稍爲之阻向設沙兵一百八十
二名原供決沙之用今因各衙門供役僅存三
十餘名祇足倉內雜用能望其濬淤沙以疏海
口哉謂宜復歸原伍令沙兵千總督率朝夕專
疏海口則運艘得以進套而不苦於風濤矣

二補厥倉以貯糧料海口厥倉止有東西南三面共二十七間北面竟缺未建糧料多貯於露圃雨水不時地氣上發往往泥爛况前高後空亦地輿之所忌合無於北面補建一層以便貯收則所收之糧粒米有實用矣

一增剝船以救淺閣運艘收洋尚未泊岍常病淺閣向原有剝船二十隻以濟其窮今海口止有朽爛剝船三四隻其何能濟謂宜修舊增新預備小船二十隻接濟剝運庶無淺閣之患矣

一別陸運以便稽查向來陸運料豆原貯南倉自太府取其自便移貯海口不惟車輛增幾許往返而海陸混淆莫可稽查謂宜今後陸運料豆仍貯南倉而海口止收海運則民省搬運之遠兵樂支給之便矣

一因礁石以議運船天津派撥運艘原無成心派山海則山海派寧遠則寧遠但此中地利迥別在寧遠則一望沙漠大船或堪泊岬在山海則逼近山嘴礁石參差水底觸之幾無完舟冷

無以後天津派船擇其小者約容四五百石撥
派山海夫舟輕則入水不深庶免於礁石傷舟
之患矣

紀遼海運道

遼陽至蓋套約二百五十里連雲島稍近二十里北汎口約四百五十里三棋牛約六百二十里旅順口約七百四十里此遠近之大較也蓋套連雲島途路坦平可以徑用車運北汎口三棋牛旅順諸處峻嶺深澗崎嶇難行止有水剝方抵蓋套此水路之大較也北汎口剝運至蓋套每石約費銀三分旅順則費五分三棋牛則費一錢二分此難易之大較也登萊糧船自皇

城島開帆一篷順風徑達蓋套若三犍牛旅順
口盤剝先向西南行至鐵山然後轉東北而鐵
山嘴一處最險倘風不便利又回入皇城島此
險夷之大較也又查旅順諸處兵船民船堪任
剝載者不過四十二隻近報傷壞又居什之二
三卽日夜銜尾而行能運幾何如大船竟達所
省良多也便一金復小船盤剝官兵疲於奔命
應接不暇究竟無裨海蓋分毫若金復不行矣
卸則以其全力幫海蓋陸輓而海蓋受益矣便

近文莊公亦云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必習見海運之利故筆之於史如此蓋太祖都金陵則海運可以緩行

成祖遷北平則海運必不可廢故也若戰道則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風順一帆可倒卽今軍門塘報商賈販鬻日夜往來不絕豈比海運自本倉揚子江開洋之艱難哉或曰元世祖命文虎將舟師十萬伐日本而盡葬魚腹此亦不可不慮曰此因信砲太早驚起螯龍之故非海能

溺人人自溺耳故今之下海皆于五六七所而
竿猫不敢用鐵亦懼有龍變也

紀海運用船

通年以來津庫告匱補造久停總計運艘僅存
五百有奇不當天啓元年之半舳艫缺乏飛輓
難繼莫有甚於今日者查閩鮮三餉共該米豆
一百五十餘就餉計船約需千號方可克濟航
海之用而見在船隻寥寥若此議者非曰造補
卽曰召募第造之於官則官帑如洗造之於民

則民力已竭募之于北則巨艦有限募之于南則越在遐方查天津海運之餉皆截湖廣江西之漕糧又查湖廣漕船一隻官價銀九十三兩江西八十三兩每運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每船裝正米五百石耗米六十七石五斗運至天津止交米三百三十石且三年一修五年改造約用 朝廷三百餘金而僅得米三百餘石及交卸回空苦關津之阻滯畏守凍之艱難反以贅耽視之往往售之民間以供燎爨之具而津

門不得其片板寸釘之力切照楠木杉桑油麻
釘箸悉產湖廣其價極廉合無召募慣海南人
之殷實者帶領匠作前往荆襄地方卽將漕運
船價耗米之費買料鳩工打造海船二三百號
裝運漕米直抵天津徑運關鮮等處交卸回空
之日其船卽留天津以供轉輸來年仍往彼處
打造裝運照例留用則津門之船源源不絕陳
陳相因不惟以漕運之費濟海運之乏而且以
海運之力代漕運之勞信能舉行兼有十利查

補造運船一隻例給官價銀二百四十兩造及
百號該銀二萬四千兩若如所議則前項銀兩
皆可節省利一二年省銀二萬四千兩十年可
省二十四萬利二損一船補造一船請價給價
累月經年尚難就緒若如所議則前船未損後
船踵至循環不絕絡繹無休利三運船損失多
在秋高風勁之候向苦船少糧多故遭此患苦
如所議則鰲鱗鱗集春夏即可運完保全百千
之糧餉利四北地物料湧貴承造無力每每潦

葦塞責以致船糧損壞若湖廣打造較之天津
一價可買三倍料作既富船隻必堅藉以衝風
當颶可保無虞利五報糧一石遠近不等用價
六七錢湖廣糧料每銀一兩可買三石有餘
若多造百船兼裝五六萬石每年卽可省銀五
六萬兩利六漕船挨幫牽挽關津羈遲每至八
九月方抵天津一時海運不足勢必召買接濟
若造海船則另設官旗隨裝隨發邊餉不致愆
期利七津門建造雖曰就近然那借金錢查派

富戶議論三年竟同築舍若將漕船改建則錢糧額設無埃另處人情樂趣刻期可就地雖遠而功實近名雖緩而濟實速利入南人乘舟北人駕馬技各有長若往湖廣打造則舵工水手俱用南人破浪乘風如履平陸便於撐駕利九改漕船爲海船萬一內河有梗可繇成山而直抵京師利十然不特利于海運也利于漕運者更有五漕船板薄釘稀經關過閘內河亦多傷損若改造海船則工料堅緻可免船撞飄失之

惠利漕一漕船旗甲皆係貧軍掛欠逃亡致累
衛官賠補若海船裝運則交卸虧折照例扣其
脚價可杜追賠波及之害利漕二燕楚相距幾
及萬里漕船往返難于上天若海船徑運關鮮
則原裝原卸既有一勞永逸之安而運過卽留
且免回空跋涉之苦利漕三漕運耗米俱屬浪
費若海船裝運則所載米豆照數交納顆粒不
致破耗利漕四漕船官價運過化爲烏有若改
造海船則所用料價銀兩照例

悉歸實用利漕五或謂漕船官價九十三兩豈能建造海船今查漕船名雖裝運六百石止交正米三百有餘而海船力勝千料之外是一船而裝三船之餉也若以三漕船之價備一海船之用便可得銀二百八十六兩比之天津補造之例寬然有餘而料作之便易又無論矣又謂南船裝載漕米自淮至津每石例給腳價銀二錢四分若從湖廣至淮又豈無水腳之費乎今查漕船一隻原有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若以

三漕船之糧餉抵一海船之腳價便可得銀三百三十五兩而耗米之在外又無論矣又謂二年打造二三百號三年便集千艘積久愈多將何用乎今查登萊山海等處兵船梁頭七八尺者每年給稅銀一百二十兩歲費帑金數十萬若海船漸多不妨分派各信防守以省無窮之糜費而且以備他日三方進勦之需此復遼之二大機括也至於事平可以變價還官又無論矣

金陵理餉

金陵官軍不及數萬所需諸倉月糧以爲生耳
今錦衣旗手等倉所餘不足以支一月而老庫
銀不過萬金其外輸渺然也甚至倉屋俱盡駝
棘爲場瓦礫不存馬牛作囿前此世職譁起矣
廼必不得已而留北運以濟南窮北運一石抵
南糧十石南糧十石不足以致北運一石也養
官軍一年費官需幾許始得米粟入載出江而
廼從權以留之留之以濟嗟臍之變似矣而胡

有吏請等需索至每船使費數千金以至旗甲
數謀殊不知諸甲因運糧以資生非有資而樂
運糧也除漕糧外更有何物可以爲使費要去
一粒卽虧漕糧一粒官旗費糜於彼卽來取償
於此如是而欲餉之足何可得也再則軍之撤
而兵之驕矣軍則大小神巡江標等營兵則冰
陸遊兵奇兵太平等營數其人儼若貔貅詢其
實皆如土梗最可誦者大小諸營之防守因防
守一事每軍隊月餉六斗鹽菜二錢防守之始

固善也晝則習藝夜則俟警而今則晝聚而
博未夜則嬉散而亡歸徒糜餉何謂也各軍離
家夜出棄業居營原出不忍仍其舊而省多餉
便計也水陸之兵原以備倭待徵也初之招募
非義烏人不入伍而今則強半土人屋閭室家
子孫世守日醉心於厚餉而橫目於跋扈銷之
不可銷汰之難遠汰徒爲養癰何謂也急宜調
之浙正有事方需招募今以浙歸浙用便計也
留都稽餉有三可問黃馬快船設之爲御用

以待差遣者也其艤水夫皆因祖軍之名而食糧於平昔庸詎知祖軍流浪生死盡爲子虛而迺以月糧歸之豪右猾胥矣出水之日自有行糧腳價水手等銀足以催人而平時何用此金錢以飽胃濫若輩耶此當問之江淮三衛者示鐘鼓二樓日夜有軍以司漏下玉壺也每日官軍輪次而今寂無人矣鐘鼓不靈司昏何在而迺以軍需蒙無影之夫耶此當問之旗手衛諸二 皇城各門侍衛軍日入以守之每夜宿衛

者果皆其人乎卽催覓以代替已無法矣况以
二影十者更多乎衛誠包攬無其人而有其名
衙門影占食其餉而罔其役侍衛何事假以叢
奸此當問之羽林府軍等衛者三此三者清餉
當不下數萬何憚而不爲也若夫各衛所之錢
糧有屯田也蘆課也馬政也地租也草場也貧
軍拋荒者十之三貪弁花費者十之五反以催
科之督過查剝之頻仍而虧耗者十之七何也
欠糧五百監追矣倏而監倏而縱欠糧三百者

撲責矣。倏責而倏不責一事而兩其罰誰爲之
上下其手者非有大破費何以得此就知夫爲
國課行罰遂有費國課爲弭縫者也孰知夫因
國課查卷遂有耗國課完卷者也

以餉之厚薄定隊之前後誰肯不前以餉之增
減定士之勇怯誰肯不勇以十萬之餉養五萬
之兵以三年之費爲一朝之用可矣

新兵未到新兵之增餉何存舊衛已沒舊餉之
額設安在

東南漕

夫東南漕輓之敝敝於漂流守凍其小者也而敝於運官之匪才以致漂流守凍則其大者也而南京之衛五十一而安逸無運者有上直諸衛此上直諸衛任則臚事則簡地則逸故謂之上缺有運諸衛事皆繁而任頗勞故謂之中缺每年考選恒以官之有才者補上缺而以中才者授中缺是有才者反得簡逸而中才者反膺盤錯豈不任與才左歟誠使以有才者領漕運則

其自愛之念重必於修船無冒破矣船旣堅固
安得漂流乎其急公之心勤必於過淮無濡滯
矣開行旣早安得守凍乎咨行南部如龍江左
右衛廣洋水軍左龍虎等風稱疲繁之衛預於
先一年專委上直諸衛見任掌印官料理次年
出運諸務刻期令其赴兌刻期令其過淮運事
有不霍然振起者愚不信矣第此諸衛印官久
享安廬關鍵最熟一遇僉運勢必乞靈錢神而
逃脫規避無所不至律例云規避漕運者與臨

陣脫逃同罪

漕運積滯議

夫船回卽修刻期而兌刻期而前卽漕河有阻
剝船接運不過半年卽可完事今回空之船無
不滿載棗梨之類在彼置貨在此脫貨或自販
或攬商勢必延遲修艚過期及交兌之時上無
期限下無催督恣其勒贈乾折延挨日月以便
置貨滿載而往復滿載而還是以運糧而兼商
販也萬曆初年亦以凍阻稽遲之故准示板榜

通行刻日交兌日註行程所到地方不許停滯
越宿不行者隨處地方卽斷其纜姑容不督者
所在地方官民叅罰所以積弛之船一年振頓
而卽如舊轉運今不加罰加督而長其惰以民
代之運愈不前矣

今三吳歲供折銀之內有金布絲絹之額是布
纒之征也軍運民運米折麥折兵餉遼餉等項
是粟米之征也北運南運京庫京磚王府輕齎
役扛均徭諸項編入條銀又編點解戶五年一

輪者今皆三年一輪是倍加力役之征也用三
而離素稱民困議者尚當置寬恤民力司而復
加贈代運加額增役大戶力竭于供輸何以資
小民之耕耨農時盡費于輓載何以望秋成之
獲畬土地荒蕪人民離散不特一年之害一方
之苦也

一面具題奏請必復舊制一面照舊催償回空
水次交兌卽有凍阻修驗尚是十分之三四其
間可以轉運者必居過半嚴令僨前船大者分

頭帶運先兌民戶其官大戶自貯者派兌後輔
阻者自阻行者自行先兌先行後兌後至增押
運之官分頭而進其兌遲到遲者乃于淮上貯
倉轉般一面小船接運一面大船趕回早兌蓋
淮以下之水路寬大則大船無阻而易行而淮
以上之水路淺狹則小船接運易通此南北大
小之便也其向來各衛所缺額運船諭令作速
修造補缺以充次年接運其或船阻不下破壞
全修者次年并運蓋運船向來素多乾折未嘗

滿載則并運可議也。若或軍糧可折亦可議。改折幾分以足本年之數。目下則設法僭催來年。則預計早運乃可無悞。然法令不一。軍民無可適從。觀望失時。將不獨悞一年之運矣。

一輕賫銀原爲漕兌之折耗。卽直與運官亦甚直截。但古制必解淮而後給與運官者。必有不可早給之故也。近有言有司交與運官帶往淮上甚善。

一解戶之賠累皆光棍包解。與運官交通侵盜。

之故而淮書與淮上歌家又多索使費此當今所最苦者

一在首撰運官官有體面殷實者彼思自保身家一在擇運軍之殷實者彼亦有身家之念一在查衛船之遠近以定水次毋使其營幹揀擇紆迴道途

一在查今歲船到之早晚分明年水次之遠近一在查衛船之遲速爲截留之定額一在查起剥之時欠米若干運軍補足毋使之逃去獨累

運官其過填原數車戶交足屯頭如少米屯頭
承認

漕運積弊議

國初漕河之淤別開海運猶咽之有雙穴然今
既隻矣而又哽焉太倉無隔歲之儲京邊有待
哺之急不幸而會通一線旱魃爲虐豈能激西
江乎徐充之間綠林嘯聚實繁有徒萬一復爲
蓮妖所隔絕羽林伏飛兒立槁矣卽不然而漕
艘之凍阻爲常運軍之骨髓已竭可不爲寒心
哉傳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乃可鼓也今鑿
運爲瑟豈特不調絃殆將絕而更張不議徒督

促回空巖治通茂謂足療救實竊憂之亦知漕
困之深與所自起乎漕之困一曰天西北氣充
三春多風長夏始雨故漕艘之入也春夏之交
南薰可乘而丞丞不足以載夏秋之交兩泆方
滿而西風又不利於行徘徊濡滯入力無如之
何此漕之困於寒者也一曰地黃河湍急之處
名曰溜頭逆泝而上每舟必百餘人挽之謂之
扯溜漕卒亦僅五六人扯溜皆沿河貧民入索米
一升方肯羣集米大或索至二三倍計扯一溜

費米數石皆所載之糧也今駱馬湖開河道雖近然溜頭尚不下十餘處處用糧糧安得不欠此漕之困於地者也一曰法法諸生免役三人武舉監生吏員承差皆免其身民間戶口繁多優免不覺也軍伍耗亡一衛之戶多者不滿三千少者僅足千餘其間殷富又不過什一耳殷富者誰不能爲監生吏承以自免卽諸生武舉近亦可以賄得故上中戶盡得解脫而惟中下戶乃受役管船家產旣輕作奸不憚始卽畏

法而賠累難悉侵蠹遂生是以十年來無不欠糧之旗甲矣此漕之困於法者也一曰有司欠糧在於旗甲而賠補責於指揮指揮獨賠於京而旗甲衆償於家法也亦情也乃有司漫不追比衛官自比稍嚴羣起告訐故指揮之京債終不得完而旗甲之侵糧益復無忌於是掛欠愈多借賠無路指揮以押運爲死差旗甲視本官爲鬼朴題叅雖厲掛欠轉深此漕之困於官者也一曰科索漕事之官曰千百戶指揮曰把

總叅將總兵曰督糧漕儲道曰監兌驗糧管倉
部屬曰巡漕巡倉御史曰總漕總倉部院文武
大小雖各不同而衙役吏胥之囊皆潤於漕其
領水脚也有費其領修造也有費其領纏纜輕
齎也有費其坐派水次也有費其過堂派幫也
有費其飄流酒派也有費其截留通德遼糧也
有費其絲間過壩也有費其派給剝船也有費
其坐厥撥車簸揚淋尖也有費千百戶指揮之
鹽菜餽送把總之心紅紙劄執事刑具關津之

免驗各上司差役之過幫皆有贊貧者賣糧以
應賣多糧欠富者傾囊以應囊盡糧亦欠此漕
之困於科索者也一曰奸民水次倉廩豈盡鄉
宦之糧宦糧上倉豈盡雜爛之米無奈奸猾糧
長買囑生事家人將倉廩盡指爲宦糧將糠粃
雜混於糧內勢勒旗軍不容不允有司不察動
稱擾民各軍兌去中途浥爛與上倉數揚往往
什損二三總皆歸於掛欠此漕之困於奸民者
也一曰自困漕卒之餉先經建議止以什三給

旗軍扣留什七於衛官之手以妨欠糧賠補其
欠者固無辭矣其不欠者應全給即欠不足數
者亦應找給而近來衛官竟一概不給使應給
者代爲欠多者補令多欠者徐爲應給者償補
者見錢償者易有人懷不平於是船船預先將
米食用如其扣留銀數而止曰吾不爲他人墊
脚也始則窮旗甲欠旣則富旗甲亦欠然則扣
留之銀衛官不無那移比及人人皆欠無可展
轉衛官亦自欠矣此漕之困於運官自困者也

運船裝糧各省不同然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少者僅四百石安用大船旗軍之入也希圖載貨出也指望攬差故類作雙捲官座望如木山行動極難淺閣極易濡滯漏損且如此大船計路一里魚鱗而泊僅容三十隻漕舟萬計自首至尾卽不間斷已差三四百里矣後船之入旣阻於前船前船之回又阻於後船前後相妨致官糧滯而私費滋此漕之困於運軍自困者也除漕之困有不必責法而但當責人者三一曰責

監兌以制奸民監兌之設專以稽查米色美惡
斗斛足欠必親臨水次方得真切而勢有所不
能則請設一印信號票給與應兌官軍各赴派
定水次公同驗米較斛米堪斛准竟自兌支而
填米堪斛准四字於單繳報存案至京有差責
在官軍其不堪不准者卽填不堪不准字樣於
單飛報監兌親臨按視責換責加有司偏護勢
豪把持登時奏聞徇情面而抑官軍許官軍
赴巡漕巡倉御史衙門申訴責在監兌如此而

奸民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糧道以飭有司。糧道奉專敕而理漕，凡漕之弊皆當清之。不特一督促已也。官軍郡邑皆其所轄，豈可坐視有司怠緩，運官賠累，今後各衛欠糧除照例羈留衛官外，仍令將本衛拖欠各軍姓名石數開送巡倉衙門，題行各該糧道嚴行附近州縣追比償還。假如元年者務於二年內報完，本道不時提比參治，必須本軍真正貧窘家產淨絕，方准註銷。如或徇情寬縱，慢不經心，許賠過衛官。

揭奏責在糧道如此而有司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各官以清科索蓋支領之費弊在放給之無期派撥之費弊在分派之不一交納之費弊在收納之不均千百戶指揮等官之費弊在考察之不核今誠責放給者以定期貢分派者以定法責收納者以定數責考察者以定評而又責權關者毋上一而下十責司漕者毋借翼而長奸如此而科索之困漕者可除矣有當責人而亦當責法者二一曰優免之法宜慎也

監生吏承之紙不能禁而當禁止軍之納以存
戶口之數生員武舉之免不可議而當議賄得
之路以留富戶之役衛掌印官悉力清查風勵
糧道盡力主持而漕不因於法矣三曰扣存之
官宜慎也把總與指揮雖均爲武官然把總
欵依而指揮世襲且指揮任賠糧故利於槩扣
把總則否指揮欠糧留京故不畏物議把總則
否如將扣存艘卒工食歸之把總聽其找給惟
將應補欠數者歸之指揮聽其湊賠則完欠分

明富軍樂完而漕不因於運軍矣有從新設法不能經久而可暫濟者亦宜且因接運漕船此時尚未過淮者比及入閘河水已合明歲回空較今又遲今宜行令各運總於十月後將重船守凍者開送各省直糧道先通行令衛所喚集各軍家屬給與本船明年應支水脚著令僱倩民船卽照全單各赴水次兌支糧石明春早運過淮迤遲北上抵閘而止候本船回空到彼責令就彼修葺裝運前去僱舟之費在各軍雖有

賠累然浙直者省往返繫免之至至箇月江廣
者省四箇月本年即可早回自此永免凍阻亦
惟官糧速而私費亦甦矣去日催運守凍重船
其船新造堅固止應修葺者接運可行若破壞
應造者中途難責其造應令催倩民船竟運至
京而本船回空拆造以備明年之運此二者屢
行之則軍不堪命暫行之則一勞永逸者也有
從新設法可以經久便利而目前若無利者去
日改併漕船載糧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加以

祖制土宜六寸擔及旗甲舵工外水十餘人合
之千石止矣今內河糧食民船裝千石者其太
僅半於漕船而平面低稍進退便利撐駕省力
風濤不驚宜令自後應造漕船皆改此式而運
軍自困之困可除也且七百石之載通天下爲
一則漕船止用七千艘而足河路行泊省三千
餘艘之紛紜各衛旗軍免三千餘名之苦役而
以三千餘艘多餘之水脚纏纜輕齎錢糧酒益
各船卽受役者亦不甚苦矣此又與功令之困

可以相通而舟輕數少緩急如意與前接雇三
法亦皆可以通天地之困然各船勢難並改必
須候各應造年分陸續爲之故曰可以經久便
利而目前若無利也然而常變兩利久暫可行
則惟海運矣難海運者曰造舟募卒貲費浩繁
不知一時興造費誠無出今祇將凍阻回遲應
造之船爲之改作內裝六七百石者併兩爲一
四五百石者併三爲一其費固裕如矣募卒之
費稍有不敷則有內河應運旗甲在改海彼旣

免運每歲責令幫貼固亦樂從之役也難者又
曰風濤不測漂沒之虞夫漂沒之患卽漕河往
往有之豈專在海今之高牙大編揚帆而走居
宋香山琉球日本者豈非中國之人歟何獨挂
於海運但如法打造蒼山漁船楨具堅完舵
得人豈畏風濤哉漂沒洒派全幫漕河有例無
煩區處也難者又曰遠涉鯨波將領畏避夫張
清朱瑄東南一劇盜耳當胡元之世尚能爲其
主開百年之利况 聖明在上才武濟濟但優

其廩藪而速其推遷天下且竭廢而赴矣難者
又曰勝國虜習食稻者希每歲轉輸疑不如是
之多今以四百五十餘萬石行於海中設遇颶
颶小島卽棲泊無地矣此言良是然亦未嘗欲
竟廢河而專倚於海也目前止將浙直濱海衛
所凍阻不能如期者先爲疏通自後亦止於濱
海地方撥運四五十萬石耳故四難不必憂也
而又有五利省內河千艘之壅塞利一免衛所
千家之賠累利二清明後乘凍南風開洋用餘

可抵津門足應京師緩急利三濱海衛所凍阻
遲緩之船卽爲疏通則自江以南之漕糧舉無
過年交納者矣利四海道旣熟萬一江淮有阻
能於喉咽之外別濟生命利五

揚衛北運議

揚衛南北二運轉輸船糧較他衛獨多惟北運
最酷先年軍船隨缺隨造不聞備一民船運旗
家溫戶足未聞註一虛名各船守法駕送幫官
潔尾關防初無重累不料至今缺船過半底料

任其浮沈併不到厥衛所聽其遷延運苦無旗
又苦無船苦民船難僱又苦官船大偷軍領行
月糧數不足以給水脚之半而支糧交糧費孔
百出更有版籍實軍仗財閃脫父祖逐丁操運
而子姪詭寄州縣不應衛所額差黨習刀筆買
布要津 祖制本衛五千六百餘戶今不滿四
五百丁供運不足備操不足何生息日蕃而戶
日日縮耶其故可思也有司不恤武職操運艱
苦凡買民田輒更民籍民霸軍屯者何不入

戶耶新例漕糧需旗急如水火運官迫於憲限
只得按籍申勾賂囑有靈坐令勾攝中沮赤貧
應役

河西務剝船通州泓船議

能制者旗軍不能制者船戶軍船抵河西務告
剝每旗起剝船二隻則漕米轉入剝船戶之手
矣而本旗仍押餘糧於後抵通州每旗請泓船
五隻則漕米又轉入泓船戶之手矣一旗一綱
勢難分管漕例各執樣米封鎖記印星夜牽挽

赴邊甚速米色有差經紀賠補邇來經紀藐不
畏法專情乞兒駕船應役瓜分工食授以偷盜
之法暗鑿水縫倉口任其私盤以軍國之儲糈
充經紀之囊橐東河五里舖等處其發賣之巢
窟也遷延近臺和水插糠米色盡溼印封全無
頂倉曬颺每船虧折四五十石曬夫斗役稍不
滿慾滿斛高擡多籌立欠誰非泓剝等船之貽
害乎且受米時彼自斛受交米時又彼自斛交
及查米色不對原數多虧各船遠繫一方而邇

官之糧單具在升合不完終屬掛次斯時窮乏
船戶欲追不能經紀居中奸展衙門情熟無可
奈何以故揚衛十餘年通關未撤幫官降罰追
賠此第一苦役也

天津截糧

潛自南而北本以爲京師根本之計乃當事者
慮遼餉之不繼一則曰截留某幫數十萬再則
曰截留某衛數十萬意良苦矣不意衛弁奸旗
利於津不利於京通往往資緣鑽刺覬覦 題

留而各畧奸胥因而上下其手每艘索至二三十金瓜分潤橐以致沿津上下漕艘擁塞數十里不前者京運愆期職此之故甚有金入胥手而舟始次臨濟輒與報截者大河一衛三歲三截豈非以暎徑熟耶

揚州漕堤

一揚屬爲古名郡地連吳楚襟海帶江一國家命脉全賴一綫漕運河防最爲要著邇者洋寇猖獗侵掠可虞高寶瓜儀透迤漕堤在外河則

通淮引泗在裏河則有百萬民田高下不啻牛
數丈經界不過五七尺萬一盜賊竊發奸細偷
決河堤上洩漕水下沒民田莫若嚴飭督河官
吏查舊有堤夫之設撈淺濟運每名日食三分
近人人坐食私家應點故事何不沿堤搭設窩
舖著令淺夫輪流防守遇大風雨多備土木于
各舖不時繕修不惟河無決潰之患亦可當沿
堤一路烽燧矣

論揚衛

揚衛苦南北運更苦北苦軍船久不造苦雇船
苦實軍詭亡不應額差至于今不滿四五百丁
距初制本衛五千六百餘戶何如哉一按冊申
勾而有力者夜半藏冊竊之以去奈窮舟何無
旗無官茹荼甚矣河西務之剝船通州之泓船
毒未已也樣米差而經紀賠補令如星日懸哉
泊家門盪水縫發賣于東河五里舖等處且若
何而虧折之數每艘不下五十石本衛六十七

艘亦彌天布網矣况又有曬夫斗役如鬼如蜮
自斛受自斛交但據糧單責升合凡掛欠軍官
獨受之經紀居中衙門情熟莫之控告者乎

白糧差議

一最苦爲白糧差以數萬石之白糧責成于一
通判兩縣佐羣七縣一州數千有力之家朋名
藉貼竭終歲之力途中橫被漕軍欺壓故有建
議欲灑派漕船帶運思爲變通奈何近議因回
空疎阻乃欲募民船代運漕糧抵淮交充哉
一漕糧議單云有糧無船責在軍衛有船無糧
責在有司年來水旱頻仍又欲代軍衛官募船
運糧且東南民無蓋藏皆賴客米餉口商販若

關廳被官謀暴定不前誰爲應者而一斗之耗糧長食用軍衛抑勒浪費皆取給于斯復何所餘以活水手之命乎

言破船留淮廠修艙欲以求速也據稱釘灰麻油皆令各府通判隨糧帶來不知通判一官耳既要完糧又要辦料况凍阻原係情軍罪過因凍阻而反安坐以累民則明年運船孰肯向前者

社倉議

唐隋以來民立社倉社倉者一鄉公集之倉也
一畝貯稻一斗合鄉之千畝萬畝無不公貯然
必擇一產業富足者爲之社長許以年終放種
生利如是則倉穀積倉穀積則荒年有所恃荒
年有所恃則民有所歸從而盜源繇此清請自
山東山西以及河南等處命立社倉則腹裏何
患不濟

紀備留都六議

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兵部所操之軍二萬餘布置江上惟三四千之浙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倉廩雖實計日可盡三部之庫合之不過百萬守城之具百無一備乎合池河一帶爲北來關鑰南唐之亡繇此失矣則添兵設將築關置堡宜議一也瓜儀爲江北之門戶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直接儀真宜各置臺立軍戍此宜議二也安慶太平據都之上流

宸濠攻安慶不下故不得直抵舊京太平乃開
天首郡城高不能勝中人之垣六合聚糴之地
縣尚無城能無增築宜議三也東壩爲古來通
吳越之路吳越盜發自當取道於此創堡設兵
以防其決宜議四也京城太廣而定淮金川儀
鳳神策諸門宛如山林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
不如自鍾鼓樓一帶至清涼山後止橫築城一
道勢旣直捷守力簡省則宜議五也六朝屢有
城下之師而不遽覆滅以城統一如烏林新江

臺城清溪彼此相援今苟被一牆便曠然百里
不如於下關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營軍宜
議六也